

· 文学翻译 ·

文学语篇的多重结构与译者的多重角色

封宗信

(清华大学 外语系, 北京 100084)

摘要: 本文从文学语篇的多层次交流模式出发, 分析和探讨了译者的多重角色。认为译者是读者和再作者的结合, 译者与译文读者的关系应该上升到作者-读者关系来研究。文学翻译批评应该从文学语篇交流的特点出发, 把语言形式与文学意义结合起来研究译者在跨文化语境下话语过程中的参与者角色和地位。

关键词: 文学语篇; 话语过程; 作者; 译者; 读者; 文本

中图分类号: I04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873X(2003)03-0029-03

Multiple Levels of Literary Discourse and the Roles of the Translator

Feng Zongxin

(Foreign Languages Department, Tsinghua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4,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starting from multiple levels of communication in literary discourse, discusses the complicated roles of the translator interacting between the author and the target language reader. It proposes a multiple-level model with different addressers and addressees, highlights the translator as a rewriter in relation to the target language text, and concludes that translation criticism should be discourse-oriented and do justice to the role of the translator as a communicative participant in the cross-linguistic and cross-cultural contexts.

Key words: literary discourse; discourse process; author; translator; reader; tex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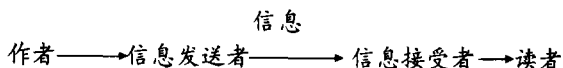
1. 引言

传统的语言研究停留在句子层次, 仅仅把文本当作句法结构的静态组合。而语篇分析(discourse analysis)手段则超出了句法的层次, 把文本当作作者-读者之间动态交流过程的一部分。在跨文化语境下, 这个交流过程需要由译者来充当代理人或催化剂。译者的角色是读者和再作者(rewriter)的结合。作为读者, 他要通过自上而下的模式分析语言形式并阐释文本的文学意义, 作为再作者, 他又要反其道而行之, 通过把深层的文学意义还原成另一种语言的表层结构形式, 有待于自己的目标语读者解读出与原文相似的深层结构和文学意义。尽管译者的作用重大, 但他总是处于幕后。只有当译文受到批评时译者才被拉出来站在前台。译者的地位之所以这样尴尬, 其原因是传统的文学翻译研究仅仅把译者当作交流过程之外的二传手, 并没有对译者的地位给予足够的重视。本文旨在通过探讨文学语篇的多重话语结构来讨论译者的作用和地位, 以期对文学翻译实践和翻译批评提出一个新的视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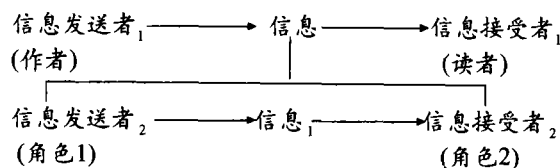
2. 作者-读者关系

文学作品的所有体裁都涉及作者-读者关系。讨论得最多的要属小说(Booth, 1961; Leech & Short, 1981), 其次是诗歌(Widdowson, 1975, 1992)和戏剧(Short, 1989, 1996; Feng & Shen, 2001)。文学语篇的交流发生在两个主要层面上: 作者-读者的宏观层面和人物角色之间的微观层面。在作者与读者之间, 实际上有一个“代言人(spokesman)”(Booth, 1961: 7)或“信息发送者(addresser)”(Widdowson, 1975), 因此就构成了“信

息发送者”与“信息接受者”之间的关系: 如下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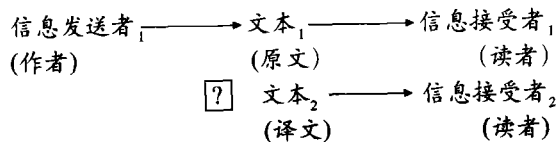
在许多作品中, 作者并不一定是信息发送者(“我”), 而信息接受者(“你”)也不一定是读者。如果我们把作者-读者关系当作宏观的信息发送者-信息接受者的关系, 就会发现, 当人物角色之间互相交流时, 他们在微观层面上构成了另一种“信息发送者-信息接受者”交流关系, 包含在宏观的作者-读者交流关系之中。如下图:



(见 Short, 1989: 149)

实际上, 文学作品中的交流模式远比这个图式复杂, 例如在交流过程的一端有作者、隐含作者、叙述者(narrator)、角色等, 在交流过程的另一端有读者、隐含读者、听述者(narratee)、角色等(Booth, 1961; Short, 1996)。英国文体学家 Short 把信息发送者与作者、信息接受者与读者这两对概念合并在一起, 尽管似乎简单了些, 但是可以揭示出文学语篇交流的最基本特征。本文从作者期待的不同对象和不同类型读者的实际角色(Feng & Shen, 2001: 83)出发, 借用 Short 的基本框架把信息发送者与作者、信息与文本、信息接受者与读者这三对概念合并。如果把作者-读者交流当作发生在同一个层面上的线性过程(标记为1), 就会发现, 原文作者-译文读者的交流并不是发生在同一层面上(标记为2)。如下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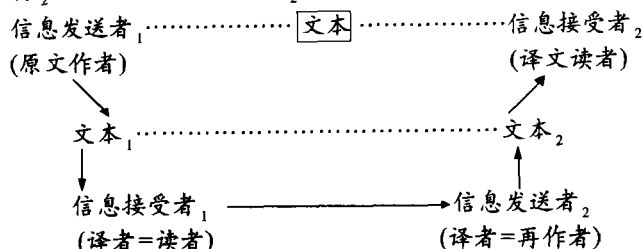
收稿日期: 2002-10-22



3. 译者的地位

由于一个文本的信息不能直接送到不懂得原文语言的读者, 这个交流过程需要译者出来“中转”才能完成, 因此情况变得比我们想象的复杂。语言学研究成果证明, 从一个句法结构中可以同时解析出语义结构和语用结构。译者并不只是中转站或二传手, 他的角色是读者和再作者的结合。作为读者, 他要具备足够的语言知识和文学知识, 要客观地分析文本的表层句法结构、解析出对应的深层语义结构和语用结构, 达到最后阐释文本深层文学意义的目的。同时他又是作者或再作者, 要把自己所解析的深层语义结构、语用结构以及自己所阐释的深层文学意义进行还原并再编成目标语的表层结构码。这个解码和再编码过程不是简单的复制, 而是译者同时面对原文作者以及译文读者的文本再创造。

从语篇交流性的角度出发, 我们可以认为, 原文作者(信息发送者₁)与作为读者的译者(信息接受者₁)之间的交流属于第一个层面。而作为再作者的译者与自己的译文读者之间的交流已经属于另一个层面, 即“信息发送者₂”与“信息接受者₂”之间的交流。如下图:



传统翻译实践和翻译批评都认为, “忠实的”译者不能在译文中夹进自己的东西, 也就是说, 忠于原文的译文不能有译者自己的声音。但是, 译者的工作是给原文“配音”, 这种声音作为事实是无法否认的。译者的使命是通过原作的语言形式客观地转达其文学意义, 但语言形式与文学意义之间并非一对一的关系, 因为语言的使用是人在语言系统的大量选项中做出选择的结果。只有译者在目标语大量的语言资源中选择出最能体现原文句法结构后面蕴藏的语义和语用信息以及写作风格的词汇句法结构, 他才能最大限度地准确传达原文的文学意义, 从社会符号学的角度完成自己的使命。这个使命完成得成功与否, 取决于译者是否把自己在不同层面上的双重角色成功地结合了起来。

与原文作者相比, 译者的选择范围要小得多: 他没有随心所欲的自由, 也没有借题发挥的权利。就像是在戴着镣铐在跳舞, 跳得好了功劳是别人的; 跳得不好责任全得自己承担。尽管译者的任务艰巨且责任重大, 但以译文为阅读对象的外国文学评论家却很少有人给予译者应有的地位。如果说法国理论家罗兰·巴特宣布的“作者之死”(Barthes, 1968)是指作者的使命在完成写作之后终结, 相比之下, 译者的处境就很惨, 他从一开始

就被“埋葬”了, 或者至少就没有光明正大地存在过, 连呼吸的权利都没有。有趣的是, 往往译文的水平越高, 译者有可能被埋葬得就越深, 只有蹩脚的译文受到批判之日才是译者出头并艰难喘息之时。虽然Burke (1992)提出的“作者之归”(the return of the author)论已经受到广泛注意, 但译者还谈不上是否有归——既然译者之死没有引起任何人注意, 而且被埋葬得干干净净, 还有谁会关心他是否需要复活? 这就是译者的尴尬地位。

任何文本的作者都对自己的作品有署名权。作者的署名, 意味着他签署了一项社会性契约, 愿意承担有关道德、伦理、政治、法律、宗教等的责任。虽然作家并不对虚构人物的话语负责, 但是当他的作品涉及文学奖评选以及道德、伦理、政治、法律、宗教等问题时, 作家就得为自己的作品负责。那么译者的署名又算什么呢? 同样, 译者也不对译文中虚构人物的话语负责, 也不对原文作者应该承担的道德、伦理、政治、法律、宗教等责任负责, 但是当译文本本身涉及到外部的一系列问题时, 译者就得为自己的译本负责。出版界把译者与原文作者一起当作“著作责任者”, 这至少说明, 译者在一定意义上与原文作者共同承担着有关责任。

表面上看, 似乎是原文作者在对译文读者讲故事, 因此文学批评界认为译者不是作者, 不对文本负责。但事实是, 译文信息的载体是“文本₂”而不是“文本₁”; 信息发出者是“信息发送者₂”而不是“信息发送者₁”。因此, 虽然可以认为译文读者在与原文作者交流, 但是实际上却经历了两个不同过程, 有着实质性区别。

文学创作建立在作家对社会生活的观察和体验之上。但是, 不同的人对同一事件所观察和体验的结果不同, 所以一个作家对某个生活经验的记录整理是完全带有个人色彩的。由于译者不能与作者完全共享文化背景和生活经验, 译者的文本不可能是原文作者的文化积累和生活经验百分之百的再现。因此, 对译文文本负责的只能是译者, 而不是作者。

在译文语境中, 文学译本有多种功能: 既是翻译实践的组成部分, 又是外来文学的载体, 也是译者母语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 译者的角色既是翻译实践者, 又是外来文学的引进者, 也是译文语境下文学的创造者。译者面对的批评家是多学科的, 不但有从翻译手段、技巧和艺术出发的翻译理论家, 又有从文学艺术角度出发的文学理论家以及文学史专家。如果把译者的角色定位在仅仅是介绍或引进外国文学, 那么他在译文语境下的文学领域里就没有任何地位。许多以译本为研究对象的外国文学专家认为, 他们研究的是具体的作家和作家的作品, 所以即使承认译本的地位也不愿承认译者的地位。令人欣慰的是, 中国学者已经注意到翻译文学在中国文化和文学的现代性乃至世界性的进程中的重要性。王宁(2002)指出, “翻译文学所起的作用是任何因素都无法替代的”, “可以被当作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新文学史的重写”。笔者认为, 倡导“翻译学”的学者,

应该在更广阔的跨文化语境下,从文学交流的角度充分张扬译者的角色,进一步认识译者在话语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性及其应有的地位。只有这样,翻译理论的研究才能上升到一个实质性的高度。

4、“文本”的地位

尽管译本在很大程度上被认为是原作者的文本而非译者的文本,但是从作者-读者关系来看,译者分析、阐释并再次编码后的文本不但不是原来的文本,而且只是许多可能出现的译本之一。

文学文本不只是叙述故事或讲某一件事,而是语言艺术品。系统功能语言学和功能文体学的创始人韩礼德(Halliday, 1978&1985)指出,在语义选择和语法选择之间没有完全一对一的对应,同一个语义潜势可以用许多词汇语法手段来实现。英国语言学家纳什(Nash, 1986&1989)采用释义法对文学作品进行的阐释证明,同一个文本可以有許多不同的解读。因此,译者的解读也仅仅是其中之一。英国文体学家卡特(Carter, 1989)指出,读者的阐释需要依靠主观性的直觉,而主观性的直觉作出的阐释需要“跨主观”的直觉引导和验证。这说明,个体的阐释作用虽然很大,却离不开群体对个体阐释的检验和评判。个体的直觉阐释是否令人信服,要基本能够得到群体直觉的认可。一个译本只是译者对原文的一种理解和对文本的一种阐释的结果,即使号称最为“忠实”于原文的译文也不例外。由于大多数译者的母语并不是他们要翻译的原文语言,译本所表现的语言行为模式、认知模式、社会文化因素等方面与原文势必存在许多差异。译文中任何这种差异都会导致目标语读者进一步的误解。

5、结语

传统的文学翻译批评大多属于文本批评,其中心是译本的遣词造句。如果翻译批评继续停留在这个层面,就永远无法摆脱困境。国内不少外国文学名著有多个中文译本(如《红与黑》),围绕这些译本展开的许多争论几乎没有实质性结果,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长期以来在“翻译是科学还是艺术?”的名义下进行的“要直译还是要意译?”之争,即使并非毫无意义,但未必能救翻译研究于难。韩礼德(Halliday, 1978)认为语言是“社会符号”,福勒(Fowler, 1981)接着认为文学是“社会语篇”。语言哲学家认为,话语不仅仅是字、词、句子的组合,而是具有交际目的的言语行为。语篇分析的成果证明,文学语篇像任何其他语篇一样,由一系列言语行为构成,同样具有交流性。由此可见,作为读者的译者,他面对的不仅仅是一个静态的文本,而是动态的交流性语篇。译者必须把原文作者在每一个具体语言行为中的所有内涵表现和再现出来,如对读者的假设和期待、具体语言行为的交际意图、前提预设、逻辑蕴含、言外之义等。译者还同时必须时刻记住自己与原文作者在接受策略、认知策略和社会文化策略等方面存在着差异。作为读者,译者应分析和阐释原文;作为再作者,他应该给自己的读者同样大的阐释和解读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讲,翻译既是科学又是艺术。一个

只具备词汇语法能力而不具备社会语言学和社会语用学能力的读者,不能算是合格的读者;即使一个合格的读者,若不具备跨文化意识也不可能是称职的译者。

从文本的多重语篇结构和译者的多重角色来看,译者与译本的关系同作者与文本的关系一样重要。文学翻译批评只有从跨文化和跨学科角度认识译者的“合作者”和“再作者”角色和话语过程中的参与者地位,才能进一步把握译本语篇交流的本质特征。只有译者的应有地位得到承认,翻译理论与实践才能取得实质性的突破。

参 考 文 献

- [1] 封宗信.文学文体学——文学翻译批评的试金石[J].中国翻译, 1999,(5):40-42.
- [2] 封宗信.文体学分析、解读与文学翻译批评[J].外语与翻译, 2000,(4): 46-51.
- [3] 封宗信.论文学语篇理解的认知心理学研究[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17-增1): 22-28.
- [4] 王宁.翻译文学与中国文化现代性[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17-增1):84-89.
- [5] Barthes, R. The Death of the Author[A]. in R. Barthes. *Image, Music, Text* (essays selected and translated by Stephen Heath) [C]. New York: Noonday Press,1968-1989.
- [6] Booth, W. C. *The Rhetoric of Fiction*[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1.
- [7] Burke, S. *The Death and the Return of the Author*[M].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1992.
- [8] Carter, R. & Simpson, P. (eds.). *Language, Discourse and Literature* [C]. London: Unwin Hyman Ltd,1989.
- [9] Carter, R. Poetry and Conversation: An Essay in Discourse Analysis[A]. in Carter, R. & Simpson, P. (eds.) *Language, Discourse and Literature*[C].1989.
- [10] Feng, Z & Shen, D (封宗信、申丹). The Play off the Stage: the Writer-Reader Relationship in Drama[J].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10(1): 79-93.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2001.
- [11] Fowler, R. *Literature as Social Discourse: The Practice of Linguistic Criticism*[M]. London: Batsford,1981.
- [12] Halliday, M.A.K. *Language as Social Semiotic*[M]. London: Edward Arnold,1978.
- [13] Halliday, M.A.K. *An Introduction to Functional Grammar*[M]. London: Edward Arnold,1985.
- [14] Leech, G. & Short, M. *Style in Fiction*[M]. London and New York: Longman,1981.
- [15] Nash, W. The Possibilities of Paraphrase in the Teaching of Literary Idiom[A]. in Brumfit and Carter (eds.). *Literature and Language Teaching*[C].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6.
- [16] Nash, W. Changing the Guard at Elsinore[A]. in R. Carter and P. Simpson (eds.) *Language, Discourse and Literature*[C].1989.
- [17] Short, M. Discourse Analysis and the Analysis of Drama[A]. in R. Carter and P. Simpson (eds.) *Language, Discourse and Literature*[C]. London: Unwin Hyman Ltd,1989: 139-68.
- [18] Short, M. *Exploring the Language of Poems, Plays and Prose* [M]. London and New York: Longman,1996.
- [19] Widdowson, H.G. *Stylistics and the Teaching of Literature*[M]. London: Longman,1975.
- [20] Widdowson, H.G. *Practical Stylistic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

[作者简介] 封宗信,文学博士,出站博士后研究人员,清华大学外语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语言文体学和翻译研究

[作者电子信箱] zxfeng@mail.tsinghua.edu.cn